

泳齋近思錄衍註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代郡楊伯弼彥瞻

君道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

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

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

天下踈也

伯弼曰親者難處踈者易裁

家人離必起於婦

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

伯弼曰睽次家人復次无妄皆卦之序也則謂物之可視以爲則者猶俗言準則與則例

也。朕尋二女謂允一離上允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不則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

嬀汭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

北所居也。

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

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  
一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  
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  
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  
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

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  
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  
反側於由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  
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  
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  
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  
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  
世幸甚

文集下同

伯樂曰

衛鞅見秦孝公說以王道未入也說

以霸道不自知鄒之前於帝秦雖雷強而秦之本撥矣太子見漢宣帝以刑繩下勸以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漢雖號爲中興而漢之脉微矣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箴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

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  
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  
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  
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  
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  
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  
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  
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

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

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  
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太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  
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  
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  
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  
之心可一

伯也

履之象

曰上天下

澤

後世

復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  
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



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  
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  
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  
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  
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  
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  
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  
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

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旣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

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

力勞而不能止若殲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  
躁自止君子法殲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  
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源故  
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  
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  
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  
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  
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  
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  
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  
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  
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  
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  
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  
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  
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

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止其止其所也

允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

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  
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  
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  
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

之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  
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  
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  
也聖人至此柰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  
未窮不使至於極也 堯 舜是也故有終

而無亂

爾雅據既濟之繇曰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  
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  
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  
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  
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

慎重於用民力矣

爾雅曰春夏秋當農之時不可以用民力故左氏例

以爲不時至冬則農工既畢無妨民事故左氏例以爲得時若隱七年夏城中丘相五年夏城祝丘是以不時而書也若宣八年冬城平陽定六年冬城中城是雖得時而亦書也



正義

左傳

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謂

周十一月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之事也火  
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周十一月  
即今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火見者大火  
心星次角亢見者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何雅曰營室謂之定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  
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謂小雪時  
長樂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致用者致  
築作之物水昏正即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也  
故土者樹板幹而興作日至日南至微陽始動  
功息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

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  
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  
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

爲政之先後輕重矣

經說下同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遺書下同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

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子曰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  
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  
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  
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  
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  
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  
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

初起

義兵高祖未從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高祖  
因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  
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殺  
建成元吉廢太子承乾寵魏王泰立皇子明  
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帝  
太宗手殺元吉曾不愧耻復納其妃惡莫大  
焉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三  
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  
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偏父而奪  
其位者謂之受內禪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  
下亂之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大者也

三十一  
外書卷之六  
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

而爭自息

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  
官之法度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  
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  
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  
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

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  
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  
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  
大臣其孰能之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  
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

耳

正蒙  
下同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  
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  
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  
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  
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  
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  
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  
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

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  
不爲五伯之假名異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  
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  
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  
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文集

荀子曰

適也政不足與間也

非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非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  
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  
正以歸於正而

國無不治矣



詠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八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九

凡二十六條

代郡楊伯起彥瞻

治法

禮樂冠

兵刑

學校

井田

封建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

綱曰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

九疇叙

疇類也

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

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

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  
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  
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  
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  
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  
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  
至治者遠哉

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 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  
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

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  
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  
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  
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  
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  
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  
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  
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  
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

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  
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  
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  
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文集

下同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  
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  
八曰四民九曰山澤

舊註修虞  
衡之職

十曰分數

傳註

冠昏喪祭車  
服器用等差

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

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  
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  
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  
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  
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  
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  
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  
弊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

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導之德義保保其身體  
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  
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  
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  
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  
之宜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  
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  
皆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  
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舊註文集遺書云  
某嘗進說欲令

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官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伯固  
**據**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  
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  
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擇恭敬而溫文立太  
傳少傳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  
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  
觀太傳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傳在前少傳在  
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  
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  
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  
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



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

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  
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  
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  
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  
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  
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  
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明道先生行狀云 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  
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

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  
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茆  
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  
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  
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  
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  
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  
有耻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

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

易傳

古者戎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

乃今之防秋也

經說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遺書下同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  
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  
者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  
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  
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舊譜  
一年有一  
未固

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謂諸侯之庶子別爲  
後世爲始祖也別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稱先  
君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  
宗所謂百世不遷別子之宗繼禰者爲小宗謂別  
子庶子之長爲其昆弟爲宗也謂之小宗者  
以其將遷也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  
謂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  
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是故祖遷於上  
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五世則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爲宗故云有五  
世則遷之宗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  
時謂高祖之父不爲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  
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  
人各自隨近爲宗是宗易於下東坡曰秦漢  
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  
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  
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

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不合，則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父且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加之。冠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今夫良民之族無宗，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告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

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  
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  
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  
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  
常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  
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  
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



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

舊註無人立影堂

廟必有主

舊註高祖以上即當挑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

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便

月朔必薦新

舊註

則所祭已是別人薦後時祭用仲月

舊註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薦之別位

冬至

祭始祖

舊註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

考妣立春祭祖先

舊註立春生而高祖而先

一人也亦無主設

季秋祭禰

舊註季秋成忌物之時也

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

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

知禮義

則薦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今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

家惟享太廟用孟月自周六廟漢王廟皆用仲月以此私家不敢用孟月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

及

傳井窆

一本

所謂

五忠

者

溝

渠

道

路

避

村

落

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耳非如今陰陽家相其山崗風水也國子高曰葬者藏也又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明無地不可葬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蓋以會葬者遠近有差不得不然也然禮文多云三月而葬蓋舉其中制而言之今五服年月教王公已下皆三月而葬按春秋己丑葬敬嬴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壬午日下吳乃葬何嘗擇年月日時也葬於北方北首何嘗擇地也考其禍福與今不殊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又葬書人人異同此吉彼凶紛紜莫決其尸柩或寄僧舍或委遠方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弃捐不葬者凡人

所貴身後有子孫者正爲收藏形骸耳其子  
孫所爲乃如此曷如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  
仁者見而殮之邪人之祿命固已定於初生  
矣豈因殯葬而可改而世俗信之惑矣使殯  
葬實能致人禍福爲子孫者豈忍使其親臭  
腐暴露不葬而自求其利邪悖禮傷義無過  
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  
相深則濕潤速朽故又擇土厚水深之地而  
葬之所擇必數處者以備卜之不吉故也或  
曰世人不葬者非盡以備卜之故也亦  
以家貧未能歸葬故也予應之曰子路曰傷  
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歟手足形還  
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注還猶疾也謂  
不及其日月又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  
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  
過禮苟亡矣歛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  
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原平自賣

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近世河中進士周孟家貧改葬其親駢鹽出城一僕荷錦隨之取其親之骨掘深坎埋之而歸此雖不及於禮比於不能葬其親者猶賢矣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寢苦枕塊蓋聞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捨之出仕食糈來錦不知其何以爲心哉世人有遊官歿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殮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葬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是其始蓋出於差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爲常恬然莫恤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骨肉歸復于土命也惠氣則無不之也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所在可也不猶愈於焚之哉相音骨諱惡音烏齊音子細切寔彼斂切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

家化之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個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

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  
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  
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榦者故曰古者

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已上並遺書

邢和叔叙

明道先生事云

堯

舜三代帝

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  
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  
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

防戍城寨片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  
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

謂通儒全才矣

附錄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外書伯島據外書云介甫言律

是八分書

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人折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

學者以傳世以來未之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斥乘與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

理亦非也今有人極一場凶惡無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耶八分書者八分

近理也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



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  
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下同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  
當念其散之之乂

呂與叔撰 橫渠先生行狀云 先生慨然有  
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  
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  
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  
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

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  
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  
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  
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  
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正斂法廣儲蓄興  
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  
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  
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

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  
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行狀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  
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  
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父相親蓋數十百  
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  
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  
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  
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

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官爲命士以上  
愈貴則愈嚴故異官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  
居也

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語錄  
下同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詠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九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代郡楊伯彥彥瞻

臣道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乎

文集  
下同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  
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  
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  
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  
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  
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立民則得天下後  
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  
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覲其有不忍之心而

已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



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  
事之始則無訟由先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  
交結朋契券之類是也

伯固訟卦彖傳坎下

袁流故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  
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故必慮其始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  
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  
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  
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

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 周公之位則爲 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周公乃盡其職耳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

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

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

故云納約自牖

爾雅曰

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

原矣如其蔽而不察何四皓者帝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則悟之如反手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爲質於齊大臣諫之雖強如其蔽於私愛何愛其子而欲使之長父富貴者其心之所明故左師觸警因其明而導之則其聽也

如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

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

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

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  
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  
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  
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  
也

荀爽曰

睽之初九曰悔亡喪

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古之聖王所

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  
絕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  
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

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  
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  
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  
也

伯岳據睽之九二  
曰遇主于巷无咎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  
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  
適足以損之而已

伯岳據損之九二曰  
利貞征凶弗損益之世之

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  
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  
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  
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  
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  
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已當之爲勝任  
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

改作也

伯品傳革之彖曰  
革而當其悔乃亡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

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

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

惡也

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

維羣醜也三將上進而無應援當處正以俟時

安處平地則得漸之道矣然三四密比而无

是知征而不知復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

而與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以三之過剛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

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

致悔辱取災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  
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  
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  
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  
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  
之事無所不盡其中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

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  
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  
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伯島據山上有雷  
小過君子以行過

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以上  
易傳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己  
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  
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

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經說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遺書下同

天祺在司竹常要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筭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

須開口

舊註如荆軻於樊於期

須是聽其言也厲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有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

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其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悖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未  
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  
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  
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  
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  
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



卷之二十一  
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勸 先生以加禮近貴 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

動得人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  
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  
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  
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  
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  
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  
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

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元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

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程氏外

書云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凡人爲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其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

豈是無時

舊註

因言少師典  
明道爲才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旣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負上書謁見大資頤將爲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

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  
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  
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  
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  
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  
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  
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  
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

然住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

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已上並遺書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外書下同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

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

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

曰顥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  
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  
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媿屈

錄

同下

劉安禮問臨民  
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



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

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

文集附錄文王世子曰

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君然後能使人此之謂也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

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

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之於前惟知有義理

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易說下同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

誠在於躋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

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伯岳據李德裕得君純中人仇士良愈恐會昌

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戒禁軍  
嫌糧芻菽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  
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  
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  
惑不自安明年以疾辭罷固請老詔可士良  
之老中人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  
老夫語乎眾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  
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  
好省游幸吾蜀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  
莫如殖財貨盛鷹鳥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  
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年經術聞外事萬機  
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伯岳謂天下之治

亂常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進則必治  
小人進則必亂而或進或退之間各植黨與  
互相傾軋日胎月積而不已其爲天下國家  
之患可勝言哉漢之末年陳蕃李膺號爲君  
厨俊及以矯小人之習而黨錮之禍興唐之  
中世德裕之徒欲排僧孺訓注以孤小人之  
黨而朋黨之事起漢唐之亡良由於此我  
朝而仁皇去丁謂相王曾出夏竦用杜富韓  
范而四十二年之治亘古無及熙寧大臣擢  
新進少年以爲己助諸君子無力爭而不勝迨  
至元祐司馬呂范以老成秉國鈞一時善類  
如蘇如程朋而翼之小人之黨如章如蔡屏  
絕殆盡界限嚴而藩籬密本真壯而邪氣消  
駁駁乎泰治之盛矣夫何司馬公卽世局勢  
隨變小人之蹊隧不絕君子之高錡不嚴一  
啓於范純仁持平之論而小人之高錡返再啓  
於呂大防內恕之心而小人之肱盛三啓於  
韓忠彥建中之說而曾布蔡京引類雜襲小

人病已跳梁於育之上膏之下矣逮夫黨籍  
立碑凡所謂君子者不棄之寂寞之濱則逐  
之嶺海之外而居朝廷布當路者無一非小  
人也卒稔清康之變而曾無伏節死義爲國  
固守者敵至燕山則守燕山者降敵至中山  
則守邊者退至黃河則守河者潰再至河北  
則觀望而不進矣六如給事盛言以張敵之  
威四盡中書竭力以爲敵之奉誤君費國忍  
耻偷生靖康之事言之可爲痛哭揆厥初  
皆君子爲小人所勝而然也遇者一陰之卦  
也而初六一爻小人之萌孽者也聖人不忽  
其微而繫之爻辭曰羸豕孚蹢躅所以  
著小人之情狀也爲君子者可不戒哉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一益也授人  
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

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  
則不敢墮四益也

語錄

詠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